

# 中国式马拉松不可“信马由缰”

## 玉渊杂谭

杨雪

“套牌”的不一定是汽车，还可以是马拉松选手。

先有北京马拉松3人佩戴同一号码布公然拍照晒存在感，又有成都马拉松镜头前亲吻秀恩爱的情侣被曝女方“套牌”，相隔仅一周的两场马拉松连续发生高调“蹭跑”事件，当下中国式马拉松的毛病之多，可见一斑。

顶着时尚、健康、高端的光环，马拉松

热得有些冒烟。参赛门槛不高，努力就有回报，是可操作性绝佳的自我实现手段，特别受所谓新兴中产阶级的追捧。就我自己的体会，刷朋友圈看到有人去跑马拉松了，肯定由衷地点赞；运动排行榜经常被好几万步的人占领封面，两万步进不了前十，分分钟想砸手机；最近听朋友说明年1月要去香港试水10公里马拉松，心里已“种草”。

当跑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，“马拉松周”以席卷之势登陆中国，遍地开花。这是欧美三四十年前普遍经历过的周期——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之后，一个国家的多个

城市以马拉松赛事为依托，进入全民跑路的体育消费黄金周期。2015年中国田径协会全面取消对马拉松赛事的审批后，去年在田协备案的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达到328场，差不多等于每天都有。

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。马拉松既能带动举办城市周边吃住行旅游经济、招商引资，又能提升城市知名度，大小城市不论有没有办赛条件，都踊跃捞金。然后，路线设置影响交通，配套服务保障跟不上，赛后垃圾遍地……留下一地鸡毛可能还算无害，风险更甚的是，不受监管的跑、替跑等违规乱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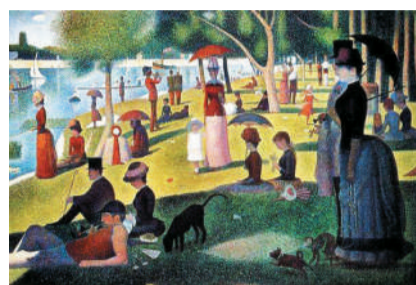
动辄危及参与者的生命安全。去年厦门半马赛，就有一位替跑者猝死在终点附近。

按照机构预计，到2020年，中国马拉松赛事数量将超过800场，刻不容缓，马拉松不能再这样“信马由缰”。对此，经历过“马拉松周期”的国家和城市经验可供参考，比如东京马拉松专门成立了一个“东京马拉松财团”，涉及交通局、旅游局、商会等部门，一起协商和制定交通管理方案；香港马拉松将起跑时间定在清晨，尽可能减少城市交通压力。当然，监管中国式马拉松，可能还得由田协来充当角色。

# 艺术史里的风声与密语

## 字里行间

尼三



点彩派画家乔治·修拉的《大碗岛上的星期日下午》

乍一看书名，《古画里的中国》(孟晖著，河南大学出版社，2017年)和《被误诊的艺术史》(董悠悠著，中国友谊出版社，2017年)可能无法被归为一类。两本书的内容虽然都可归为美术史，但一本是中国画，另一本是西洋画。再翻下目录，前者列出的是“轻纱飞扬伟丈夫”“左右扶凭见洛神”“残香犹暖绣熏笼”“更无人处一凭栏”等，后者却是“如何为领导修图”“如何从美 Cry 到美 Die”“失恋后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”“如何看出孩子是隔壁老王的”之类，显然，前一本温文典雅，有一种戏而不谑的复古范儿，后一本则八卦精神十足，满满的娱乐精神“网络风”啊。

然而，读完之后，我感到两本书的追求其实是一样的，都是以社会文化的视角解读美术作品，或者说，透过美术史的镜头，揭秘中西方的历史、风俗与文化。比如，相传为东晋顾恺之作品的《列女仁智图》里的人物，都在衣袍外罩一件轻纱上衣，即便伟岸男士也不例外；相传也出自顾恺之之手的《洛神赋图》里，男神曹子建先生双臂伸展，由两边的侍从恭敬地搀扶着走路。《古画里的中国》的作者孟晖引史料和其他画作指出，不论是在男子强健的体魄外裹上飘逸的轻纱，还是大男人弱不禁风地要人搀扶，这些看起来很“娘”的作派，原来是东汉那会儿的流行时尚，是很有身份的表现。我想，要是有一本《芭莎东汉男士》，封面估计也会是一个裹着轻纱、把双臂交给旁人的男模吧。同样，董悠悠在《被误诊的艺术史》中也扒出了不少西方画作背后的社会风尚。比如，点

彩派画家乔治·修拉的《大碗岛上的星期日下午》里，女子多有曲线夸张的玲珑身材，但这不是真材实料，而是得力于当时巴黎流行的塑身衣和裙撑的帮忙，整个画面上洋溢的休闲氛围，又是工业革命后巴黎人生活方式转变的生动体现。

我一直以为，历史中最动人的东西大概就是风尚，因为这其中蕴含了太多来自生活的智慧和情感，以及值得品味的隐秘故事，而且，风尚往往有些无厘头，它力量强大，让人为之费尽心机、舍生忘死，又如一阵乱头风，不知所从来，又转瞬即逝。而那些善于捕风者，却可以从一器一物中洞察历史的密语。孟晖从明末陈洪授的《斜倚熏笼图》里的一只鸭形“熏笼”入手，旁征博引，追溯了熏笼在我国使用的历史，以及它的制作工艺、使用时节和方式。又从宋画《曲院逢香图》的回廊写起，引证《溪桥策杖图》《高阁凌空图》《清明上河图》等画作，揭示出宋代建筑好用空灵通透的格子门。对画作中体现的这些设计特色的考证，对经典建筑文献《营造法式》有所补正，又为理解古代诗词提供了启发。正因为格子门窗代替了砖石墙，室内之人可以更自如地欣赏室外的景色，孟晖由此推断，不论秦观在《踏莎行·九日》中写的“阑干闲倚，庭院无人，颠倒飘黄叶”，抑或陈与义《浣溪沙》中描述的“栏杆生影曲屏东。卧看孤鹤驾天风”，可能都是诗人在室内透过格子窗看到的景致。

《被误诊的艺术史》中也有类似的文字。比如，法国洛可可时期画家弗朗索瓦·布歇创作于1739年的《早餐》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，不过是记录了一家人普通的早餐时光。但董悠悠细致入微的分析则告诉读者，这幅画其实是引领潮流的范本。画面中有一位手持银壶的青年男子，他并非家庭象征，而是一位饮料外卖送货员，这是当时一种专门的职业，类似于今天的快递送餐。而他所送的巧克力饮料，也是有讲究的，作为18世纪法国贵族的新宠，喝这种饮料其实是地位的象征。画面上的女人眉梢上有一个小黑点，看着挺碍眼的，但这不是一粒痣也不是一块斑，而是当时最流行的女子饰品——假痣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画里竟然还有一尊来自东方的弥勒佛，暗示当时他们在欧洲刮起中国风。原来，在看似普通的画里，作者下了一盘很大的棋，告诉人们什么叫低调奢华有内涵。

## 摄手作

# 归

(本栏目图片均由手机拍摄)

本报记者 孙韵孜摄



# 作为博物学家的李时珍

## 科林碎玉

王麟



成书于1578年的《本草纲目》可谓家喻户晓，这部包含52卷、长达190万字的传统中医文化巨著，甚至享有比《黄帝内经》更高的知名度，而他的作者李时珍，这位只考中秀才的民间医生，也作为中国赫赫有名的“药王”、和南齐数学家祖冲之齐名的科学巨匠，声誉远播海内外。

拂去历史的烟尘，当我们以现代科学的眼光审视这部药学典籍，会发现其内容包罗万象，花鸟鱼虫、飞禽走兽、草本植物、各类矿石，应有尽有，甚至还有很多早期带有巫术意味的咒语、民俗和让人匪夷所思的奇方异药。在很多研究者看来，与其说《本草纲目》是一部药学大全，不如说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博物学著作；与其说李时珍是“药王”，不如称之为“博物学家”更为贴切。

博物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，也被称之为“自然历史”，属于西方舶来语，在我国古代有一种书与之相似，就是“类书”；西晋张华的《博物志》，唐代徐坚的《初学记》，北宋李昉的《太平御览》，南宋王应麟的《玉海》，明代王圻的《三才图会》，清代张英的《渊鉴类函》等，都属于古代的百科全书。而博物学所代表的是与自然哲学不同的知识类型，学科特点是致力于对具体事物的研究与辨析，而不去探讨事物的一般本质。如果按照科学研究的阶段划分，博物学属于科研最初的唯象阶段，着眼于对研究对象的采集、分类、命名等工作，而不是观念的演绎。

用博物学概念作为标尺，对比《本草纲目》就会一目了然。不可否认，李时珍撰写《本草纲目》的最初目的，是为了整理中医典籍，然而无心插柳，他却对博物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在长达30年的研究中，李时珍参考了前人数百种著作，对资料进行甄别汇总，针对文献的讹误进行实地考察，辨别真伪，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奠定了他作为博物学家的基础。

更重要的是，李时珍还独辟蹊径，首创“以纲举目”的体例，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，对众多药物分门别类加以编排，做到“博而不繁，详见有要”。在药物分类上，他摒弃了历代中医药籍对所载每种药物采用的“上、中、下”三品分类法，采用了更加科学的“析族区类，振纲分目”的手段，把《本草纲目》分为16部，60类，合成52卷，插图1000余幅，附药方11096个，记载植物药1195种、动物药340种、矿物药357种。

16部相当于16纲，包括“水、火、土、金石、草、谷、菜、果、木、服器、虫、鳞、介、禽、兽、人”，60类相当于60目，是对“部”的二次细分，比如“禽部”分成“水禽、原禽、林禽、山禽”等4个目，“草部”分成10个目，“果部”分成6个目等。从16部的排序来看，是遵循“从无机到有机，从低级到高级，从植物到动物”的生物进化顺序，这种思想与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谋而合。还有研究者认为达尔文在研究进化论时，多次引用《本草纲目》所记载的资料。

这种“以纲举目”的科学分类方法近代生物分类学奠基人、瑞典生物学家林奈提出的类似思想要早一个半世纪。曾有研究者在评论李时珍独创的植物分类方法时说，它在内容上要比林奈的植物分类体系更加丰富，李时珍的分类原则遵循了生物进化规律，而林奈的分类却与自然的真实秩序相违背。

《本草纲目》在明代问世之初，只在医学圈里小范围流传，影响力并不大。但墙内开花墙外香，这部书在海外却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反响，先后被译成日文、朝鲜语、拉丁文、法文、俄文和德文等，促进了欧洲植物学的发展，开拓了西方医药界的视野。《本草纲目》作为一部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，受到西方博物学家和生物学家们的推崇与喜爱。

“这世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，它只能一直飞，飞累了就睡在风里，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，那一次就是死亡的时候。”《阿飞正传》中的这句台词哀感动人，令人难忘。

雨燕就是现实生活中最接近“无脚鸟”的一种。雨燕属的学名 apus 就来自于希腊语的 apous，意为“无脚的”。其实，它当然有脚，但四趾向前的特殊构造使其无法抓握，因此除了筑巢生产育雏以外，它的一生几乎都在飞翔中。或许正是这种一生展翅不落地的特质，让它被如此命名。

不同于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家燕，雨燕形体更大，羽毛黑褐色，胸腹部有白色细纵纹。它翅膀狭长，单翼的长度几乎相当于体长的两倍，飞在天上就像挂了两把镰刀。相比于飞行时尾巴总是剪刀状张开的家燕，雨燕的尾巴在飞行时总是收成一束，只有在需要调整方向时才打开。因此它飞得高、飞得远、速度还极快，每小时可达110公里，是鸟类中不折不扣的“飞行家”。

隶属于雨燕目雨燕科的北京雨燕也有着更加特别的光环——它在北京首次被发现，由此得名。1870年，英国博物学家罗伯特·斯温侯在北京采集到第一只雨燕标本，将其拉丁学名命名为 Apus apus pekinensis，即普通雨燕北京亚种。就像名字一样，北京雨燕生活在这座古老的城市，俯瞰着历史的沧桑变迁。

为什么会是北京？和这座城市的历史分不开。作为历朝历代的古老都城，北京有着其他小城市没有的高大建筑群——它们是最适于雨燕筑巢的地方。每年3月底，雨燕飞抵这里，繁殖、育雏，再于当年8月初离开，前往南方过冬。在颐和园、雍和宫、天坛、前门等地的高大古建筑上，它们筑巢繁衍。清晨日暮时分，大片雨燕倾巢而出，与飞檐翘角、雕梁画柱相映成趣，成为古老京城的标志景观。

但近些年，北京雨燕仅剩几千只的新闻总是不时现诸报端。这种和北京城相伴相生的物种、北京奥运会吉祥物“妮妮”的原型越

# 北京的雨燕飞去了哪里

## 物种笔记

崔爽



来越不常见了。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负责人介绍，北京雨燕的数量一直没有确定的说法。一方面，之前并没有进行过北京雨燕的整体数量调查，另一方面，调查手段、技术手段、时间段和观测地点的选择都会影响调查的结果，采取不同方式调查出的数据差异很大。

比较常见的说法是伴随北京城市化脚步的加快，很多古老建筑消失不见，北京雨燕找不到适宜的落脚点，因而数量越来越少。但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调查发现，北京雨燕在现代建筑中的分布也很多，只要墙体够高、有屋檐结构，雨燕就可以筑巢，它们正在适应城市的变迁。城市化的脚步不可逆，但改善影响雨燕生活环境的人为因素，比如人工绿化、悬挂巢穴、提供食物等，有助于种群数量的增加。

很多野生动物属于环境指示物种，比如青蛙的数量可以反映水体健康状况，雨燕也是如此。它以昆虫为主要食物，雨燕多说明昆虫多，昆虫多说明基础生物量多，物种多样性变好。

北京有四百八十种左右的鸟类，数量之多在全世界的首都中屈指可数。飞翔的生灵们是这座城市的重要成员，需要用心守护。2015年，中国观鸟会调查过，佩戴他们定位仪的13只北京雨燕一路飞到了南非越冬，又在次年三月循相似路线返回北京颐和园繁殖。迁徙路线单程距离超过1.6万公里，全年迁徙距离约为3.8万公里，不愧“飞行家”名号。北京雨燕年年往返，不曾失约于古老皇城的春天。

## 气

机器人与人的区别就在一口气，只有人与人在一起，才有气场！

大约三十年前，听一位学者讲互联网。他说，世界上匆匆忙忙乘坐各类交通工具的人们，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，都是为了从甲地到乙地去获取或传递某种信息。通俗理解，就是送信取信。互联网的出现，让这些信瞬间来到面前，而省去了舟车劳顿之苦。

当时，一群年轻的科技记者听得十分神往，以为世界上为了获取传递信息而熙熙攘攘辛辛苦苦的行人，从此可以安坐家中了。

仅仅三十年，互联网飞速发展，传递信息更加便捷，可是，那些各类交通工具上的人们呢？不仅没有减少，反倒是翻倍增加，人满为患了！

信息唾手可得，为什么还要往外跑？原来，信息并不是世界的全部。

“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”这是要去开眼界，感受一种崭新的生活。换句话说，原来的活法，腻了。大批的人们，离开了自己“活腻了”的地方，满怀惊喜地到另一处别人“活腻了”的地方去看看。换个活法，常常换的是别人淘汰的活法。而你不再了的活法，也许又被别人如获至宝地换去了。

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。”也只有那位折了翅膀的女子才敢如此直白。为此而不惜穿过大半个中国，甚至大半个世界的人们，我向你们致敬。尽管如那位女子所说，“无非是两具肉体碰撞的力，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，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”……能够让生命绽放一朵春天的花，不管真假也值了！

取信送信，真的不是世界的全部。

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似乎是在一座风光秀美的名山开会。梦境里，山顶的会议厅坐满了听众，我和会议报告人却在另一座山头，满山游人如织，缆车穿梭。报告人手里握个话筒，找个人少的地方说两句，然后让我打电话问问，会场听到了吗？山手机信号不好，我还得爬到一个高处“找信号”，忙活半天，那位报告人一气之下，不说了！

醒来后哑然失笑，联想到今天的许多远程视频会议，不知在那种会议上讲话是什么感觉。

当一辈子记者，经常是穿过大半个中

国去开会。为什么不能像前文那位学者说的，依靠互联网就可以获得会议信息呢？其实，互联网可以改变很多事，唯独一项无能为力，那就是：气场！

开会，甚至聚会，都需要一种融会贯通的气场。言者听众必须有一种气场相融。交流的不仅是语言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坐姿以及肢体动作，还有忽来闪去的眼神以及无意之声，还有席间的提问插话以及赞叹不屑……

传统戏园子里戏曲名角出场的那一声碰头彩，顿时就让角儿精神大振！后来，让演员在录音棚里对着广播电台的麦克风表演，我感觉真是难为了他们。没有一批观众迷对面地叫好，角儿心里都是空荡荡的！

还是要挤火车飞机，甚至长途驾车，颠沛流离千里万里去办事。办完正事，约到好友，低桌矮椅，新茗老壶。信口开河，信马由缰，东扯西拉，口吐莲花，直至夜谈，意兴阑珊。门前挥别，一去何年？办得什么正事，早已忘在脑后。就冲这壶茶，值得“穿过大半个中国”！

见过一些喜剧演员，平日很安静甚至有些忧郁，他们的精气神都在台上。为

了逗乐观众，需要打醒十二分的精神，插科打诨，装疯卖傻……下了台，最需要的是静一静，得歇着。这会儿，养得是静气。动静之道，相辅相成。

手机上收到朋友写的一幅书法，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”写得功力十足，古意厚重。但我回短信：“字好，词不宜悬挂。”挂字的环境，也讲究个气场。

互联网是平面，而社会生活是立体的。互联网滋生了大数据，大数据为科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但人不是数据组成的。再庞大的数据库，也取代不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。机器人可以完成许多人类完成不了的工作，可以在许多领域与人类博奕取胜。但是，机器人与人类难以逾越的区别就是一口气。

只有人与人在一起，才有气场！